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粉妝樓

第五十四回 打五虎羅燦招災 走三關盧宣定計

話說羅燦見趙家帶領打手，到胡家糕店來搶人，即跳起身來，攔住了內門，大叫道：“休要撒野！他乃是個年老的婆婆，有何不是，也該好好的講話，為何帶領多人前來打搶。”原來趙五虎拿了楊春，送到王參將府裏審了一堂，送到縣中苦打成招，問成死罪收了監，人已不得活了。惟恐胡嬖姑逃走，故此五虎帶領人前來打搶。不想冤家路窄，正遇羅燦在此吃糕，恰恰撞在一處。當下，趙五虎見羅燦攔路，又是外路聲音，欺他是個孤客，大怒罵道：“你這死囚，是那裏人，敢來多事？你可聞我趙五虎的名麼？我來搶人，與你何幹！快些走路，莫討打！”羅燦聽了，如何耐得住，大喝一聲說道：“照打罷！”掄起雙拳，就奔五虎，五虎不曾讓得，被羅燦一拳打中胸膛，“哎呀”一聲，跌倒在地，早已掙扎不得，嗚呼死了。眾打手見了，一齊擁上前來，那裏是羅燦的對手，一陣拳頭打得東倒西歪，四散奔走，回家報信去了。不一時，祇見大虎、二虎、三虎、四虎弟兄四個，同他老父趙安，帶領多人圍住糕店，將五虎的屍首抬在中間，來奔羅燦。羅燦見勢頭不可，料不能脫身，心中想道：“俺不如連他父子兄弟都殺了罷。”遂跳出店外，大叫道：“人是俺打死了的，不與糕店相幹。你們站遠些！”說罷，走上街來，抽出寶劍，向趙安便砍。大虎、二虎一齊上前來救時，被羅燦一劍刺中二虎的咽喉，撲通一聲跌倒在地；回手一劍，將三虎連耳帶腮，劈做兩塊。嚇得大虎、四虎掙出腰刀，帶領眾人來鬥羅燦；羅燦那口寶劍尤如風車一般，砍倒四虎。大虎回身就跑，大叫眾人快取撓鉤、套索擒他。眾人且戰且走。一會兒撓鉤、套索到了，一擁齊上。羅燦想道：“倘被他拿住了。私地裏要受傷，不如自己到官做個好漢。”主意定了，大叫眾人：“你等要拿俺去，祇怕今生不能，俺是個男子漢，親自去見官便了，也省得你們費事。”說罷，分開眾人，往城裏便走。趙安父子帶領眾人一路擁著羅燦到儀證縣。不一時進了城門，早見王參將領了本部人馬趕將來了，頂頭正遇著趙安，趙安就將被羅燦害了四個孩兒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王參將大驚，遂令兵丁抬了趙家四個屍首，押了羅燦，一同跟進城來，來報知縣，知縣大驚，即時升堂，擺了兩張公案，同參將會審口供，早有軍牢衙役帶上兇手苦主、鄰右干證、坊保人等，並胡家糕店母女二人，當堂口跪下。點名已畢，知縣先問胡楊氏道：“他在你店中吃糕，因何同趙府打架？你可從實訴來。”那胡奶奶哭道：“這少年客人在小婦人店內吃糕，遇見趙五爺領了多人前來打搶小女，這少年客人路見不平，因此相鬥。不知他日前可有讎恨，求太爺審察詳情。”知縣又問趙安道：“年兄，令郎因何帶領多人搶這糕店之女？你令郎平日可同這兇手相認，有讎是無讎？從實訴來。”趙安哭道：“老父母在上，小兒祇帶領兩個家人出去公乾，並不曾打搶糕店。與這兇手並不相認，也不與小兒有讎。此人明係楊春的羽黨，故此前來報讎，害了生四個孩兒的性命，要求者父母做主。”

知縣見說，遂令帶上兇犯，喝道：“你姓甚名誰，何方人氏？白日的害了四條性命，莫非大盜楊春、金輝的羽黨麼？你快快從實招來，免得在本縣堂上受刑！”羅燦心中想道：“且待俺將錯就錯，弄在金、楊二人一處，再作道理。”遂回道：“老爺姓章名燦，倒認得七八十個金輝、楊春，快快帶來與老爺認一認看！”知縣吃驚，忙令牢頭到監中取金輝、楊春，提到當堂跪下。知縣喝問金、楊二人：“你既勾通大盜，打劫了趙府，違條犯法，理該受罪。為何又勾出兇徒章燦，在你胡家糕店內，打死趙府四位公子？是何理說！”金輝、楊春二人齊聲叫道：“冤枉！小人認得甚麼章燦，這是那裏說起？”知縣大怒，罵道：“該死的奴才！現在還要強嘴，快快訴來！”金、楊二人回頭將羅燦一看，卻不認得，齊聲叫道：“你是那個章燦？為何來害我們，是何原故。”知縣叫道：“章燦，你看看可是他二人麼。”羅燦將金、楊二人一看，果然是好漢模樣，心中暗想道：“俺不如說出真情，活他二人性命。”回身圓睜二目，向知縣說道：“老爺實對你說了罷，老爺不是別人，乃是越國公的大公子，綽號叫粉面金剛的羅燦便是。祇因路過儀征，聞得趙家五虎十分作惡，謀佔金輝的妻子，害金楊二人，老爺心中不服，正欲要去尋他，誰知他不識時務，帶領多人前來搶那胡氏。其時老爺在他店中吃糕，俺用好言勸他，他倚勢前來與俺相打，正是俺結果了他的性命，並不曾與金、楊二人相幹。實對你講，好好放了金、楊二人，俺今情願抵罪；你倘若賣法徇私，將你這個狗官也把頭來砍了。”知縣聽羅燦這番言語，嚇得目瞪口呆，出聲不得，忙向王參將商議道：“趙家盜案事小，反叛的事大。為今之計，不如申文到總督撫院衙門，去請王命正法便了。”王參將道：“祇好如此。”遂將羅燦、金輝、楊春一同收監。趙家父子同胡家母子，一齊回家候信，不表。

且言儀征通城的百姓，聽見這一場大鬧，都曉得了，沸沸揚揚，四方傳說，早傳到小孟嘗齊紈耳中，齊紈吃了一驚，飛身上馬，出了東門，來通真觀，來尋盧宣商議。卻好行到半路，遇見了戴仁、戴義，齊紈將羅燦之事說了一遍。二人大驚，說道：“連日多事，今日纔得工夫特來相探，誰知弄出這場禍來，這還了得！”齊紈道：“不知盧師父可曾回來？”遂同戴氏兄弟二人，一齊舉步，進了觀中。卻好盧宣同盧虎纔到了觀中一刻，見了齊紈、戴氏弟兄走得這般光景，忙問道：“你等此來，莫非是羅公子有甚麼禍事麼？”齊紈喘息定了，將羅燦立意要行，撞入胡家糕店，打死趙家四子，親自到官說出真情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盧宣大驚，想了一想，計上心來，向齊紈附耳低言說道：“你同戴仁前去如此如此，貧道即同舍侄往南京去也。”齊紈大喜，領計去了，即令家人送一千兩銀子交與盧宣，盧宣帶了葫蘆丹藥，連夜直奔南京，正是：

其中算計人難識，袖裏機關鬼不知。

話說齊紈又將些金銀，先令戴義帶到縣前，會了當案的孔目，祇說是楊春的親眷，央獄卒引入監內。會了三位好漢，暗地通了言語，安慰了一番，自回齊府。見了齊紈，說了一遍，齊紈又令戴義到金府說了，金員外大喜，說道：“難得眾位英雄相救。”遂同戴義來到胡家糕店，會了胡奶奶，將眾英雄相救設計的話，說了一遍。說道：“為今之計，你與趙家相近，倘若黑暗之中，他令人來害你母女性命，如何是好？不若收拾收拾行李細軟，且到通真觀裏再作道理，老漢的家眷也往通真觀裏避禍去了。”胡奶奶依了金員外之言，同女兒收拾了行李細軟，就央戴義背了上船。纔動身，祇見趙大虎帶了四五個家人、地方保甲、前來盤詰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